



诗歌·人间百味

散文·乡村纪事

## 和一树紫薇谈心

(外三首)

□李季

走了很长的路  
终于可以停下来  
与一树紫薇谈心  
在这个宁静的清晨  
在河边,阳光洒遍  
人间辽阔而空洞  
那些起落的鸟鸣  
是不由自主的忧愁  
睡着的是往事  
醒着的是紫薇  
这些发烫的语句  
即将燃成灰烬  
如不能说出的悲欢  
和爱

## 雨天

雨天要有雨天的样子  
比如整理书籍  
翻阅旧信  
比如倚窗而立  
默默举杯  
比如把自己当成一棵树  
静静站在雨中  
雨声清浅,仿佛  
心事婉转  
也可以撑一把伞  
缓缓回到昔日  
也可以把闲愁  
放入雨声中,慢慢冲淡  
下雨是必然的事情  
一场接一场的雨必将带走  
生命的一部分  
我爱晴日的亮丽  
也爱雨天的黯淡  
我愿我的身体布满雨声  
在薄情的世界深情地活

## 祈求

必须爱上生活,爱上异乡  
千水归一,摆在我身边的河  
同样是时光的轮子  
滚动着不尽的悲欢  
我的爱和思念  
如轮子一样  
不曾停息  
无论我走在何处  
亲人的影子和我同路  
必须爱上生活,虽然  
日子总是略含忧伤  
这情义未尽的人间  
即使不能删除生离和死别  
我仍祈求再活一次

□无萍

## 磨剪子嘞菜刀

路过一个小区门口,见一位老翁,坐在一把木凳上低头磨刀。刀在磨石上来回滑动着,发出有节奏的“擦擦”声,几行浊水顺着磨石淌下。过了一会儿,老人用大拇指指腹轻抚一下刀刃,知道刀刃已足够锋利,就熟练地换下一把继续忙碌着。

老人身后,搁着一个木制方框,框子很精致,仿佛旧时代大户人家的雕栏花窗。里面放着斧头、锯子、钳子等物什,上面还挂着一个方形纸牌,写着磨菜刀、磨剪子、刨菜板、修刀把等字样,下面留有手机号码。

看着这个场景,记忆一下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。那时农村农活多:割小麦、收稻子、织布、做衣服,几乎全是手工,刀呀剪的用得特别费。每隔一段时间,大街小巷就会回荡起“磨剪子嘞菜刀——”的声音。磨刀者多为壮年或老年男子,挑一副旧而结实的竹制扁担,一头系着一把长条板凳,一头系一木头盒子或布包什么的,里面放着磨刀石、茶缸、绳子(固定磨刀石用)之类的东西。磨石、绳子、板凳一律油乎乎的,大概触摸久的缘故。街坊邻居们纷纷把家里生锈或者钝化的刀具收拾出来,孩子们也趁机一哄而

随笔·花香冰韵

□布衣女子

中午,发小阿朵气急败坏打来电话,说刚和老公吵架了。原因是她无意中翻老公的电话通讯录,发现老公居然把她的名字备注成“黑山老妖”。她一怒之下,拖着行李箱准备离家出走。我赶紧安慰她:“祝贺你成为妖,并且是道行很深的老妖。现在对女人最大的褒奖就是妖精。他这是在夸你呢!”“阿朵顿时破涕而笑。

下班回家,发现两只调皮的小鸚鵡再次成功“越狱”,笼门大开。仔细寻找半天,发现它们俩躲在花瓶上,一动不动扮演摆件。我哄它们回笼子里,它们你挤我我偎你,旁若无人地接吻,彼此梳理羽毛,最后干脆挪动身子给我个后背。伸手去捉它们,它们一下飞到博物架顶上,我无可奈何。

晚上睡觉,身边某人一沾床立刻鼾声如雷,我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。灵机一动,把他发配到客厅和鸚鵡做伴。乍听到这如雷鼾声,小东西们终于知道害怕,扑棱着翅膀迅速躲进笼子里。悄悄脑补一下此刻它们的内心独白:主人,如果这是对

# 记忆里的声音

上,将磨刀老人团团围住,一边玩耍一边看热闹。一会儿工夫,锈迹斑斑的刀具就在磨刀人手中变得闪闪发亮。乡邻们接过来,一脸满足地笑了。

现在,随着各种先进刀具的出现,磨刀这门手艺越来越少了。一些刀剪用不了多久,因为刀把松动等原因被随意丢弃。旧物件有旧物件的好,里面藏着难以泯灭的印记,这是新物件替代不了的。

但愿大街小巷里这种绵长声音不要消失才好。

## 大喇叭开始广播了

有朋友去古镇游玩,发现那里的街道上竟装着有线广播。去的第一个晚上,朋友就坐在一户人家的石墩上,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广播。广播里播的什么,没听出来,朋友说那会儿,内心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那个陌生的小镇对他而言,不再是疏离和空落,而是满满的亲切和感动。朋友说,如果广播里播的是路遥的《平凡世界》或《人生》,一定会更缠人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很多农村都有高音喇叭,喇叭通常装在村支书家屋顶上或者村里的老槐树上。每当有重大新闻或通知之类,大喇叭嘹亮的声音都会响彻村庄每个角落。没什么大事发生时,早饭时分通常播放《东方红太阳升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之类的革命歌曲;到了晚饭时间,一些当年流行的小说或者评书《杨家将》等开始隆重登场。

那时候,大人们没有非看不可的热门电视剧,小孩子也没有非玩不可的游戏。村人们边听广播边天南海北地聊,很多时光就在喇叭声和众人的说笑声中悄然流逝。

现在,人们的生活充斥了太多喧嚣,选秀、热门电视剧、各种广告,缺少了慢生活带来的从容感。每日回到家中,娱乐

节目一个接一个,电视剧一集接一集,明知这样很累也没多大收获,还是忍不住看。是人心病了吗?

## 远去的钟声

回老家小住,偶遇一个刚大学毕业后教过的学生。学生已青涩不再,跟老公在乡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一个家用电器维修铺,日子过得忙碌安稳。

学生脸上隐约有当年影子,如果大街上擦肩而过,是断然认不出来的。隔着20多年的光阴,好多往事瞬间苏醒。校园内悠扬的钟声,教室里乳白色的灯光,课堂上翻动桌椅的“乒乓”声、操场上追逐打闹的声音,还有长长的河堤、绿绿的草坡,看护学校大门的和蔼老头……那间低矮的小屋已经拆了吧?那栋住过的楼房也换了主人吧?公园里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每次回老家,总想着有机会顺道去看看年轻时候的记忆,但每次都“没时间”。所幸一些旧人旧事就藏在记忆深处,若隐若现。

那会儿学校没有严格意义的上下班之分。很多时候,带几本喜欢的书,到离校不远的河边。书读累了,就呆呆地看一湾河水兀自东流,或者躺在河坡上嗅闻青草散发出的迷人气息。等校园里的悠扬钟声响过数遍后,知道该回去了,于是夹起书本,优哉游哉地踱进校园。敲钟老人总是一脸和蔼笑容。敲完钟,返身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内,在书画的世界中流连忘返。老人一生就窝在一所学校里,跟老伴、跟书画相依相偎,直到最后。

人生起起伏伏,记忆生生不息。春而夏,夏而秋,秋而冬,循环往复。大河上下,滔滔岁月,该随风而逝的不会存留,不该溜走的自会生根发芽。且留几寸光阴兀自珍惜罢。

# 草木有情

我们越狱逃家的惩罚,那这个惩罚未免太狠了点吧……顿时郁闷全消。

周末,睡个懒觉,起床骑上我的小自行车信马由缰。集市上打火烧的、炸糖糕的,卖各种熟食、蔬菜水果的……琳琅满目。蔬菜绿油油,番茄红艳艳,茄子紫生生,热豆腐、猪头肉、粉浆面条看得人食指大动……一路走一路看,一路心生欢喜。

晚饭后,来到河堤上,晚风习习,蛙声阵阵,两岸灯火辉煌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闲话家常,孩子们在草地上嬉闹。女人们的裙袂在音乐里飞扬,古琴声声入耳。这样的夜晚,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,只需立于河岸,便会宠辱皆忘,一周的疲乏顿消。

兴尽,回到家里,幽香阵阵传来,我的朱顶红、月桂花、山茶花、芍药正在夜色里吐露芬芳。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里,这些树和花从遥远的他乡移居在我的阳台上,葳葳蕤蕤,一枝一叶、一花一果都是幸福美满的样子。我能够和它们在俗世里相遇,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嗅一嗅这清香,是满心的爱意和欢喜。

若说人间的烟火气,无非就是平日里

这一件件草木小事,所遇见的好天气、坏脾气,五味陈杂的日子,唇齿相依的默契。河里的芦苇密密麻麻地生长,池塘里浮萍铺满了水面,梧桐花在河边绽放,傍晚小区里弥漫着葱油饼的香味,菜市场的绿肥红瘦,身边好友比柳絮还轻的心事……这些琐屑的事物是似水流年中的惊天动地,这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带有生活感的色系,像一朵朴素里开出的小花,那么鲜活、贴己。

临睡前,给阿朵发信息,分享这美好的一天,阿朵回复:花花好天气,可以原谅这世间所有的错。深以为然。在充满烟火气的尘世里生活,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幸福。



漯河